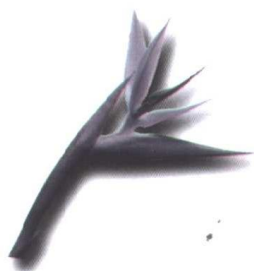




外国名家

书信经典



王先霈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W AIGUOMINGJIA

外国名家

书信经典

王先霈 主编
李 潇 张 贞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名家书信经典/王先需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7

ISBN 7-5354-2818-5

I.外…

II.王…

III.书信集-世界

IV.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5539 号

责任编辑:高娟 杨前旷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3125 插页:1

版次: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致妻子 (1890 年)	塞冈蒂尼 (1)
致弟弟 (1890 年)	凡 高 (2)
致《世界报》(1890 年)	普利策 (7)
致吉恩 (1890 年)	萨 拉 (9)
致罗曼·罗兰 (1891 年)	梅琛葆 (12)
致妻子 (1892 年)	高 更 (15)
致劳尔·海曼 (1892 年)	普鲁斯特 (20)
致格雷丝 (1893 年)	亨利·詹姆士 (22)
致高更 (1894 年) 附: 高更复斯特林伯格	斯特林伯格 (25)
致玛丽 (1894 年) 附: 玛丽·居里致女友 (1895 年)	比埃尔·居里 (28)
致学生 (1896 年)	威廉·詹姆斯 (31)
致母亲 (1897 年)	列 宁 (33)
致妻子 (1897 年)	列夫·托尔斯泰 (36)
致法国总统富勒 (1898 年)	左 拉 (38)
致小摩根 (世纪之交)	摩 根 (41)
致克尼碧尔 (1900 年)	契诃夫 (45)
致妻子 (1900 年)	马克·吐温 (47)
致一位中学生 (1901 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49)



致毛特·冈 (1903 年)	叶 芝 (52)
致安娜 (1901 年)	杰克·伦敦 (55)
致诺拉 (1904 年)	乔伊斯 (57)
致叶芝 (1908 年)	毛特·冈 (61)
致玛丽 (1911 年)	纪伯伦 (63)
致英国公众 (1912 年)	斯科特 (65)
致爱伦·泰丽 (1912 年)	萧伯纳 (68)
致孙中山 (1912 年)	高尔基 (72)
致潘菲洛夫 (1913 年)	叶赛宁 (74)
致默里 (1913 年)	劳伦斯 (78)
致伊迪丝 (1915 年)	威尔逊 (83)
致妻子 (1913 年)	捷尔任斯基 (85)
致哈莉特·芒罗 (1915 年)	庞 德 (88)
致丈夫 (1916 年)	珂勒惠支 (91)
致尼古拉二世 (1916 年)	费奥托罗芙娜 (93)
致李卜克内西夫人 (1917 年)	卢森堡 (97)
致艾笛拉达 (1919 年)	塞戈维亚 (100)
致默里 (1919 年)	曼斯菲尔德 (103)
致法国《快报》 (1919 年)	邓 肯 (105)
致密伦娜 (1920 年)	卡夫卡 (108)
致哈金治 (1922 年)	甘 地 (111)
致田口泷子 (1925 年)	小林多喜二 (117)
致帕斯捷尔纳克 (1926 年)	茨维塔耶娃 (119)
致茨维塔耶娃 (1926 年)	里尔克 (124)
致洛伦茨 (1926 年)	艾 肯 (127)
致儿子 (1927 年)	安德森 (130)
致母亲 (1927 年)	海明威 (133)
致但丁·萨科 (1927 年)	范泽蒂 (136)



致高尔基 (1928 年)	茨威格 (139)
致父亲 (1930 年)	斯 诺 (143)
致女儿 (1930 年)	尼赫鲁 (148)
致杜伦 (1931 年)	门 肯 (151)
致茨威格 (1935 年)	施特劳斯 (155)
致妻子 (1935 年)	阿·托尔斯泰 (157)
致青年 (1935 年)	巴甫洛夫 (159)
致高尔基 (1936 年) 附: 致罗曼·罗兰 (1936 年)	罗曼·罗兰 (162)
致伊丽莎白王后 (1936 年)	爱因斯坦 (165)
致肖洛霍夫 (1936 年)	奥斯特洛夫斯基 (168)
致波恩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1937 年)	托马斯·曼 (171)
致海伦 (1937 年)	李普曼 (179)
致笛卡尔国际哲学大会 (1937 年)	伯格森 (181)
致毛泽东 (1938 年) 附: 白求恩致法兰希丝 (1938 年)	白求恩 (183)
致野口次米郎 (1938 年)	泰戈尔 (186)
致妻子 (1939 年)	夏加尔 (191)
致高尔勒 (1940 年)	奥威尔 (193)
致伦纳德 (1941 年) 附: 伦纳德致弗吉尼亚 (1912 年)	弗吉尼亚 (196)
致读者 (1942 年)	吴尔柯 (198)
致辛克莱·刘易斯 (1942 年)	汤姆普森 (206)
致塞巴斯蒂安 (1942 年)	凯鲁亚克 (208)
致巴苏华 (1942 年)	柯棣华 (211)
致妻子 (1943 年)	伏契克 (214)
致芭芭拉 (1943 年)	布 什 (216)
致凯蒂 (1944 年)	安 妮 (219)
致河内父老 (1945 年)	胡志明 (222)
致父亲 (1946 年) 附: 沙哈克致拉宾	拉 宾 (224)



致贝隆 (1946 年)	埃娃·贝隆 (227)
致英格丽·褒曼 (1947 年) 附: 信封上的话 (1947 年)	弗莱明 (230)
致纳尔逊 (1947 年)	西蒙娜 (232)
致丈夫 (1949 年)	英格丽·褒曼 (235)
致妻子 (1950 年)	狄兰·托马斯 (237)
致尤利斯 (1951 年)	爱 瑟 (239)
致家人 (1952 年)	戴高乐 (241)
致儿子 (1953 年)	法捷耶夫 (243)
致阿伯纽斯 (1957 年)	萨克斯 (245)
致赫鲁晓夫 (1959 年)	帕斯捷尔纳克 (247)
致儿子 (1959 年)	卓别林 (249)
致妻子 (1959 年)	聂鲁达 (251)
致卢贡内斯 (1960 年)	博尔赫斯 (253)
致女儿 (约 1961 年)	苏霍姆林斯基 (255)
致赫鲁晓夫 (1962 年) 附: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 (1962 年)	肯尼迪 (258)
致卡斯特罗 (1965 年)	切·格瓦拉 (261)
致女儿 (1969 年)	塞克斯顿 (263)
致猫王 (1972 年)	玛乔莉 (265)
致劳拉 (1973 年)	詹姆斯·赖特 (268)
致勃兰达 (1976 年) 附: 密勒致勃兰达 (1980 年)	密 勒 (271)
致母亲 (1980 年)	山口百惠 (273)
致女儿 (1980 年)	曼德拉 (278)
致幻想情人 (1981 年)	松田圣子 (280)
致南希 (1981 年)	里 根 (282)
致戈尔巴乔夫 (1984 年)	科伊维斯托 (284)
致黛安娜 (1997 年)	埃尔顿·约翰 (286)
致俄罗斯公民 (1999 年)	叶利钦 (288)
选编后记	(291)



乔瓦恩尼·塞冈蒂尼

1858—1889

乔瓦恩尼·塞冈蒂尼，意大利

画家。碧丝是他的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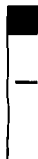


致 妻 子

(1890 年)

最亲爱的碧丝！请你接受这朵不太美丽的花，接受下这朵紫罗兰，作为最真挚的爱情的象征物吧！我将她摘下来，只因为思念着你。如果有一次春天降临了，而你没见到我送这样的一种礼物给你，那你可以认为我已不在人间了。于是每到春天，你便可摘取些我所钟爱的这种小花，走到我的墓前，将花插在坟头上。届时小鸟儿会唱起一支永恒不灭的爱情的歌。如果我还有丝毫形影残存在这个世界上，我将朦朦胧胧地来听这歌声，你也会因此更加思念那个每年春天都要送这花儿给你的人的。

(佚名 译)





温桑·凡高

1853—1890

温桑·凡高，荷兰印象派画家。凡高贫病交加，只有向其弟提奥倾诉。这是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他发狂自杀的当天。两天后，凡高溘然长逝。



致 弟 弟

(1890 年)

亲爱的提奥：

我常常想念我的小侄子。他好吗？

佐与我们一样，也太疲劳了。要操心的事太大、太多，你是在荆棘丛中播种。

我远远没有平静下来。我要尽可能地努力去作，但是我不对你隐瞒，我几乎不敢指望始终有着所需要的清醒的头脑。如果我的毛病重新发作，你会原谅我的。我十分担心我会精神失常，我对于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情况之下（希望像从前一样，每月一百五十法郎）感到奇怪。我还是那样混乱。有没有一种使我们彼此更加平静地再见面的方法？我希望如此。



我相信我们全都想念小家伙。自从你照我的名字给他取名以来，我愿意他有一个比我（我是倒霉的）平静的灵魂。

我认为我们丝毫不要依赖加歇大夫。首先是因为他的病比我还重，或者说是一样重。让一个瞎子带领着另一个瞎子，他们俩会不会一同掉进沟里去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肯定说，我最近的一次发病（那是可怕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其他病人的影响。监狱把我整惨了，但是老贝隆一点也不注意这件事，让我跟那些全是不可救药的人一起过单调的生活。

我可以弄到一个住宿的地方，三个小房间，一年一百五十五法郎。虽然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但是无论如何，它要比汤基大爷的尽是虱子的破房子好一些。我将会找到一个贮藏我自己的与我所收藏的画的地方，把它们好好地保存着，这些画中存在着一个获得一些利益的机会。我不是说我自己的画，而是指贝尔纳、普列伏、居约缅与杰宁的画。这些画放在那里将要毁坏。这些画（我再次声明，不是说我自己的画）都是商品，有一定的价值，轻视这一点，是我们穷困的原因之一。

但是，撇开一切野心，我们还有一个能够一起住上几年而不互相毁灭的理由。与仍然存放在圣雷米的画布加在一起，我至少还有八幅画布；我要尽力不丢掉画油画的技术。在制作油画的时候，要学到一种灵巧的本领是困难的，而在停止工作以后，就会很快地失去这种本领，比为了得到这种本领所遭受的痛苦，消失得还要容易些。这是绝对的真理。前途变得更加黑暗了，我一点也看不到幸福的未来。我在目前只能说，我们全都需要休息——我感到不行了。我的事不必再讲下去了——这是我们所承受的命运，是不会改变的。

我正在努力作画，已经画了四幅油画习作与两幅素描。你将会看到一幅画着一个古老的葡萄园与一个农妇的素描。我想画一幅这个场面的大油画。我有一幅三十厘米宽的油画，画的是一个农妇，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帽上有一个天蓝色带子打成的结。她的脸孔



绯红。她的鲜蓝色的大衣上有着橘黄色的点子。画的背景是玉米地。我担心这幅画画得稍为粗糙了一些。此外还有一幅画着田野的横幅风景，这是一个米歇尔可能会画的题材，但是我用的是柔和的绿色、黄色与绿调子的蓝色。

我收到一封高更写来的相当悲观的信。他笼统地谈到他要到马达加斯加去，但是可以隐约地发现，他只是在心里想这件事，因为他实在不知道去想别的事。我刚才收到佐的一封信。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福音，它把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这种痛苦是由时间造成的。我已经与你分担了这种痛苦。这种痛苦有点不好受，它考验了我们。我们全都感到天天都有断炊的可能，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感到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与别的事比起来，这不是一件小事。

回到这里，我感到很凄凉，并且始终感到威胁着你、也压迫着我的那种风暴。怎么办呢？你知道，我通常总是尽力显出高高兴兴的样子，但是我的生命受到了根本的威胁，我的脚步也在摇晃。我担心（不完全，但却有一点儿），我对你会成为一种负担，你会感到我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但是佐的来信向我清清楚楚地证明，你了解我的陷阱和麻烦像你的一样多。

我一回到这里，马上又开始画画。画笔几乎从我的手指中间滑出去，我确实知道我缺乏什么。从那时以来，我已经画了三幅以上的大油画。画的是不安的天空下面大片延伸的麦田，我不需要故意表达凄凉与极端孤独的心情。我希望你能够马上看到这些画——我认为这些画会把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话告诉你，把我在乡下见到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告诉你。正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十分有必要在花园中作画，观察花朵的生长。

第三幅油画是杜比尼的花园，这是一幅自从我到这里来以后一直计划着要作的画。

我现在完全被衬着群山的广大无边的麦田吸引住了。平原辽阔如海洋，美妙的黄色，美妙的、温柔的绿色，一小片犁过与播下种子的



土地的美妙的紫色——这片土地被开了花的土豆画上了绿色的格子；在这一切的上面，是带着美妙的蓝色、白色、粉红色、紫色调子的天空。

我的心情非常平静了，我想要画下这种景色。

我很想写信给你，对你谈许多事，但是一开始写的时候，写信的欲望就完全离开了我，我又感到这是没有用的。

我仍然十分喜爱艺术与生活，但是正好像对自己要有一个妻子一样，我对此是缺乏信心的。我是（至少我感到）太老了，我不能凭自己的双腿走回头路，或者对另外的事物发生兴趣。那种欲望已经离我而去，但是由它而造成的精神的痛苦却仍然存在。我担心说我快到四十岁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对于情况的变化可能怎样，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专心致志地画画，就像我所热爱与敬仰的一些画家那样努力地干。

画家们愈来愈走投无路。但是设法使他们懂得组成一个团体的好处的时机，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你或许会说，某些画商将会为印象派画家而联合起来。那只是暂时的。总而言之，我认为单靠个人的主动精神仍然是无力的。为了取得这一方面的经验，我们应不应该重新开始做团结画家的工作呢？

我画了一幅描绘一些古旧的茅草屋顶的新的习作，与两幅描绘雨后广阔的麦田的油画。最要紧的事情都很顺利，我为什么要唠叨无关紧要的小事呢？在我们有可能冷静地商谈事务之前，说不定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别的画家们，不论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本能地避开对卖画问题的讨论。实际情况是，我们只能够让我们的画说话。

可是，我的好兄弟，我经常对你说，我一再真心地重复说，一个尽其所能勤勤恳恳地努力干的人，总会成功的。我要再次对你说，我始终认为，你不同于一个专门经营柯罗的画的平凡的画商，经过我的从中介绍，你对于一些画的实际生产过程出过力气，使那些油画即使在风暴中仍然没有损坏。



我们后来的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在比较紧要的关头我必须对你说的全部问题，或者是主要的问题——这是一个经营已故画家作品的画商，与经营活着的画家作品的画商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的时期。

我的作品是冒着生命危险画的，我的理智已经垮掉了一半。这都没有什么——可惜你不是一个大画商。你可以仍然按照你自己的路子走，怀着仁慈的心行动，但是有什么用呢！

衷心地握你的手！

（平野 译）



约瑟夫·普利策

1847—1911

约瑟夫·普利策，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的创立者。1883年至1890年，普利策将负债累累的《世界报》转变为全美新闻界的翘楚。1890年，作为《世界报》枢纽中心，价值200万美元的新普利策大厦完工。这封公开信正写于此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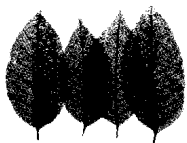
致《世界报》

(1890年)

承蒙上帝的赐福，这座大楼将成为《世界报》的永久性家庭。这家报纸永远不满足于印刷新闻——永远同一切错误进行斗争——永远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方针——永远促进启蒙运动和进步运动——永远坚持真正的民主党思想——永远渴望成为一支维护社会道德的力量——永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来提高其完美程度。

承蒙上帝的赐福，《世界报》要为实现它的最高理想而奋斗，使它成为人们每日的课堂，每日的论坛，每日的教师和每日的保护人。它是正义的工具，罪恶的仇敌，教育的助手，美国理想的典范。

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座大厦的存在归功于人民大众；它的缔造者深得民心；它的道义基石就是对自由和公正的热爱；大厦的每块砖瓦



都来自于人民，表达了人民对我们公共服务机构的赞扬。

上帝不会允许《世界报》的当代人或后代人发现该报已经偏离它的理想和宗旨。《世界报》的生命就是这些理想和宗旨，如果失去了它们，我宁可让《世界报》消亡。

约瑟夫·普利策

(佚名 译)



萨拉·贝纳尔

1844—1923

萨拉·贝纳尔，法国演员。萨拉情感经历复杂，作为情人，法国作家吉恩·里奇宾只是其中之一，但他却是萨拉的终生朋友。



致 吉 恩

(1890 年)

我所爱慕的人，我的令人发狂的主人，我请求你的原谅。噢，请一定原谅我吧！难道是我说了许多卑鄙和邪恶的事情，使你不得不写出如此愤怒的话语吗？在你愤怒的洪流之中，我感到头晕目眩；你的语句刺伤了我的心。它们已将我切成碎片，并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身体。我读了你信中的八个短语，它们仿佛正争先恐后地要刺进我的心里。我已经厌倦了你不断的指责，我仍然是你的，永远——责备只是你的，我不能与你分离……

回来吧！我恳求你，回来吧——明天我就会郑重其事地给你写封信，请求你快回来，赶快！你知道，吉恩，我无法不让自己这么做，我崇拜你；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因为必然这样做，因为这就是我对你



的感觉。我的信只能现在就送到你那里去，因为你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这并不是我的错——十天前我写信告诉我爱你，就像今天一样，我发誓我永远无法背叛你，是的，我深切地明白我就像是一个叛徒，我本身就是邪恶思想和叛徒的化身——我是一切你愿意称作的东西。我一直都是这些东西；所有这些东西中使我感到最卓越的东西导致了我的最荒谬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都消亡了，什么都不存在了。你出现了——你的有力的气息影响着我和其他人，我的犹豫，我的困惑和疑问统统都粉碎了。我在你的双唇上汲取了真爱，我在你的怀抱里颤栗，感受着真实的、疯狂的、肉体上的销魂感觉。在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你人格的超人之处，我将自己连同一朵含苞待放的美丽的鲜花一起献给你，因为我带给你一个仅仅属于你的新生命。我没有对自己进行任何虚饰，我相信这是新的。

因此你知道，吉恩，你必须原谅我的坏脾气。只要你一离开，它就会完全将我淹没，是我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你的怀抱的温湿，你的身体的芳香，它让我看到了那张床，想起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夜晚。它使我觉醒，使我想起你给我的吻，还有我们之间真挚的爱……行了！行了！让我们不要再谈论我的坏脾气了。我求你原谅我向你请求的一切。我将自己的双臂环绕在你的脖子上，请求你原谅我——我讨厌如此大声地喊叫。

来吧，亲切些，让我靠近你，我的吉恩。请给我吟咏你的一些美妙的诗文，用娇嫩的蓝色叶子将我运走，将我卷进黑色的云里。在你的风暴中蹂躏我吧，用你的愤怒粉碎我吧，但是，请好好地爱我。我崇拜的爱人，请以爱情的名义爱我吧。

我的爪子非常有力，但如果你从我的身边逃走，它们也无法在你的心灵里留下永久的印记。告诉我一切都过去了，你将毁掉那封愚蠢的信——但是，最重要的是，请告诉我你相信我是忠诚的，我不会背叛你。那将是怯懦的、邪恶的、愚蠢透顶的。

我的信是报仇的叫喊，而且你相信我写信是为了报复。仍然请你